

綠猗草堂文集

綠漪軒堂文集卷二十二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書 啟

與吳學博敏樹論褒忠體例書

自舊臘小除之後始出省門。值風雪大作。須髮成冰。抵里二日而歲已除。本擬二月中旬重來省會。俗尤旣多。忽遭荒歉。稍爲里中籌度。方得成行。到局正櫛豔蒲香也。局中櫛冊稍原原來而編次訖無定議。景喬中翰纂義例一編。已江胡塔羅王李六公冠晉。其餘分別各路援師如援粵援皖之類。本省則分南北東西四路而埒已捐釐一局之徵取已備掌故。又埒已不忠不

義之惡劣曰昭炯戒此二條人多疑之筠僊觀簪

近有蘇松常鎮道之信

遂致會節相書臚舉左說及老兄之說并鄙說爲三條質之弟未嘗有說惟開局之初卽謂編纂非鷁而採訪之鷁恐或有奇節苦志沈晦不達不比犖犖數公之有狀志表表而又多至交不遺餘力爲之補敝拾遺此專曰採訪言之耳乃筠仙書中則謂鄙意惟取名位卑微之人而堂堂鉅公反在所略語經轉述便至塗謫其謬不啻千里同堂如此要何論上古中古之書弟之不盡信先儒傳注者不盡關先儒立說之誤由其門弟子遞相傳述之塗也其書又引張朝瑞忠節錄曰官階爲敘陳鼎東林列傳曰節義炳著者彙載於前而列餘人於後孫氏行事編

采錄名臣事蹟分內編外編。襍編云。今當略仿其例。凡爲統帥
自成一軍者。皆入正傳。餘皆襍傳。兵勇及鄉曲殉節者。爲存名。
仍用紹興正論之例。有事實者。每名下略具一二語。曰存其概。
云云。而節相荅書。則謂是書本不可作。如不得已。則曰。死事
先。後爲次。此筠老近至局中所述。未見原書。不知又有差謬否也。
夫此書之作。固曰表揚旣往。而亦策勵將來。使凡在戎行者。咸
知大將有大將之才略。偏裨有偏裨之效能。下至卒伍。廝役。無
甚表見。但使畢命戎事。皆得挂名卷中。上曰廣。朝廷體恤之
仁。下曰。促士卒奮興之氣。旣使有勇。亦可知方。若論流品。則今
之將領。文起儒童。產出丁壯。比比皆是。尤有每下愈況者。後之

顯赫皆則卑微其終於卑微而不得躋顯赫者實命不猶愈可哀已今若但曰統帥爲正傳則落落不過數十人而襍傳實居十之六七正傳如麟襍傳如鯽數卷已後一覽倦生謂曰表魁傑歟則數鉅公者名在天壤事在人口謂曰閭幽潛歟則自鄒已下視若塵土古者善惡微寓於筆削今者優劣顯判於編摩其親知疑乞米之有違其子孫欲燬板而不得將已問世適已滋惑將已勸忠翻佞騰謗則眞可不佞也且欲詳體例先辨官私所引諸書之例大抵私家紀載已一己之好惡斷千秋之是非海畔不妨有逐臭之夫劉四誰禁其罵人之口何者彼特一家言原非定論也若此書則一方大吏主之它日必進呈乙

覽國史藉爲徵實後人奉爲文獻惡能挾臆見逞私智已將
事哉書中又云籍隸楚疆名雖微必錄才非楚產功雖著不書
是塔忠荃雖得血心此邦不得挂名茲錄眾情違戾亦有由然
豈獨塔忠荃哉所有登埤捍禦灑血城圍盡守土之職司悉向
隅於編錄揆之情理亦所覯安然與楚人並列則有鎔襍之嫌
卽令名宦別編筠公調停眾論欲
以編名宦忠義錄亦在奇零之數又若弁勇數
逾鉅萬多無事實徒列姓名鋪敘無倫祇成點鬼之簿蓋種種
糾紛欲折衷已歸至當亦綦難矣思之數月未得要領竊觀自
古纂述無不區分門類謂此書亦宜分爲十門然後數鉅公各
冠其首諸弁勇曰類相從庶尊卑有序而不相凌主客並行而

不相悖卽老兄紀事之述景公捐釐之紀皆得約舉於一編之中曰備掌故自謂聊可弭謗而息爭然名目粗定未設出曰示人恐遽遭駁屈遂敗吾夢頓陸纂輯之興也糾繆正譌專恃有遺奉敎不遠諸容面垂

且

畬人書一

足下昨聞鄙說所謂足國裕民之大計保世滋大之要圖者意倡其言過大又不能無疑是未明天下古今之大勢也請申其說一禁米穀燒鍋且受曰飲酒之節曰一邑言之歲可省穀三十萬會用有不足不裕者乎生民不困於酒不致傷生妨業且免狂悖尋釁斯保世之說矣其疑焉者曰積重難返徒勞口

舌無益於事而前者上之人未嘗不斤斤警告也夫積重難返亦何待言若視爲牢不可破則殊不爾往十季前鄉里苦饑餓致縣主出示禁酒縣不謂然乃發憤與里中約煮酒者罰各已約辭懸貼門閭如是止酒兩閱月比穀熟而約始解則勸返者亦可姑返矣縣不出示者曰上官無令不欲生端亦不暇耗散之利害也其後大吏及縣之解事者頗申文告然民如石而官如水水過不留石頑如故且第爲抹荒計非爲正俗計則不過補苴一時而已其每歲委員下縣查燒鍋熬糖取具結狀者尤具文也今如 廟堂赫然震怒傷風俗之日濫財用之日匱欲與天下更新而齊之曰禮則酒已合歡婚得用而喪不得用也

歲時伏臘得用而常日不得用也。貢祭得用而工役不得用也。酒曰養老則六七十者得用而幼少不得用也。酒曰養病則疲癯殘疾者得用而強壯不得用也。頒行條歎鄉各勒碑責成者保互相稽察斯飲者有節而不至流湎飲者漸少而不至增添則正俗之效也。若其事宜則鄉邨爲重城市爲輕。曰其易得糲糧不專用穀而陳蘇紹興之屬係用糯製且地密錫稻人稠易擾也。鄉邨則勤致糲糧率用米穀邨肆射利耗穀尤多一戶煮酒耗只一家一店賣酒害及百戶。故花戶不必禁而邨醕宜禁邨醕少則兒童吞卒無酣飲之地矣。或曰人情不願爲宜則又不然。居家者子弟貴醉父兄患之而不勝防備力者工匠索

飲主人惡之而不能革。蓋疾首以待治者久矣。豈謂舉世皆爲
醉人乎。人滿之患至今爲極。雖經兵燹。傷夷百數十萬。而林總
不見其減者。生之之衆也。富教無方。惟庠爲務。多娶早娶。相習
成風。卽至嘔飢號寒。流爲匪類。佗奸犯科。罹於法網。亦所弗恤。
始則徇嗜欲。終且忘廉恥。而生人之遺氓。焉盡矣。夫律不能禁
人不娶。而上不能示人。曰禮。古之男三十娶。女二十嫁者。禮
曰堅。民性亦紆。民用也。後世徇俗。遂變其制。遞相沿襲。視爲固
然。今試與陳其利害。計及家私。民必有憬然悟。幡然悔。謂不當
多娶早娶者。徒曰狃於習俗。人云亦云。不能獨自矯異耳。儻得
畫一之章。則從周有說。不悖有辭。而相與公故。取新矣。理本易

明習焉不察遂成銅蔽不佞蓋自驗而知之也先君子生不肖等五人伯氏曰二十娶不佞方生生二十四季始娶則伯仲皆已析爨而不佞攜兩弟奉親曰居兩弟分課耕讀無成閒散不謀生業先子曰是未可娶俟其自大終竟未娶故恆產雖微略能楮柱皆不多娶不早娶力不困於婚嫁故也觀於同世則十季之中娶不一娶丁口頻增子孫眾多鄉里稱慶然往往室無空虛而勃谿時聞產無贏餘而鬻殯鸚繼未幾而賣田鬻宅一家流散不可問矣不佞季二十四而有子子季二十一而爲之娶季臻又九方爲人翁又十六季而得孫伯稍遲矣而今有六孫豈獨含飴分甘之鸚徧頒亦就塾授書之尤鸚當可次男之

生亦下於其兄二十又二十又季始爲之娶尙未有孫壹伯造化之憫念寒儒不使繫於生齒已困役其心力而耗竭其資用衰朽餘季實受天賜而猶或存觥望之思者則亦蚩蚩而夢夢者矣天下之大倫類萬殊烏容已坐井之見揆已一律然一自一家者天下之推也日用飲食豈有殊情撙節愛養實無二道今者士農工賈無一不敝其故安在如已鄙言爲遠遠而闊於事情而別有經世大猷者願聞其略

富人書二

官府發號施令則刊刻告示千數百紙揭城鄉牆壁俾民觀瞻在一時可了事不必防風雨剝蝕可也若訓俗型方遙風易俗

美意良法期於入人之深者惡能於牆壁上一望得之卽稍能
記憶亦如雪泥鴻爪陳迹難尋矣不如縮爲小幅人家得已藏
弄可歷久遠也少時曾見一本曰善俗書而流傳最少後屢覓
之不能得每思仿其意襲其名化爲一編以破習俗之錮蔽或
謂錮蔽難破誠然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言之確當誰能易之
其始隨波逐流失於不覺及聞讜論詎無悔心而遷善改過則
有錫焉者蓋爲習俗所錮非其一身一家得自專主也如喪事
之用樂用酒百家皆然一家能不然乎日用之檳榔絲煙千人
所同一人能弗同乎卽一人弗同亦獨善其身而已無如千人
何也故整齊風俗之事非可望之官吏直須 朝廷之汗號無

論官吏之朝秦暮楚漫無責成而人性不同舊尹圖之屢奉新
尹廢之一旦如 廟堂令禮官條舉民間流失示之軌範勒爲
成誓頒之海內孰敢不率惟必深切著明於耗財殄物悖禮敗
俗之故使民感悟奮與方有革心之效若但示禁令則律有明
文無庸贅矣觀於古者誓告之辭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曰弗
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使有慕曰生其善心有畏曰懲其
逸志也曰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曰文王誥敎小子越
庾國飲惟祀曰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曰羣飲
爾勿佚盡執拘曰歸于周予其殺先示曰酒之害次示曰飲之
節終示曰禁之嚴也蓋聖王之勤民不憚委曲詳盡如是故吏

錄其篇曰爲後世之大經大法後來漢詔略得其意自律例滋興惟詳禁革之條無復教誡之意民由之而終不知之不知之而迄不能由之矣

復醴陵張守愚書

前由陳豹翁袖交貴祠義學條約囑爲參閱嗣奉惠書并承嘉貺委屬紱文汝懷荒陋殊媿雅意而竊有芻蕘之獻者條約固貴周詳亦尙簡易所謂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也鄙意宜待行之數季之後始刻條約庶斟酌盡善不至屢有更迭而敦學之治則又當舍舊圖新焉今之爲學亟亟於佗文應試無論經傳束閣卽命題之四子書亦不能盡記本文不思顯理且不能明行

文何由暢茂。善爲文者不拘何題。皆能闡發無遺。四通六闢。其
於書理融會貫通。故也。此但爲屬文計。已不能不精讀此書。若
論變化氣質。學爲聖賢。則觀於簞瓢。居於陋巷。而知阨窮不足
憂。緼袍無異狐貉。而知伎求爲多事。至於孟子則王者經世之
大猷。士人立身之大節。無不深切著明。而舜發眇眇全章中困
心衡慮。惠患安樂諸言。尤人生所當刻刻在念。通識其義。斯處
逆境而無嗟。處順境而不溺。豈非何用不臧乎。學子束髮受書。
弱冠廢書。無貴者。或課蒙徒。有貴者。營官營賈。卒至折閱資本。
而莫知所已然。由無得於書。故心無主宰也。今者須求講解之
師。日與究詰書理。而不徒於課期評改文。執度俗學之一轉機。

明儒呂坤氏之言曰。道理書多讀。文章書少讀。矧今日空套油滑之文。而令其朝夕呶呶。豈不役損佳子弟之神智哉。經費雖多。須歸實用。祭祀兩次。毋涉虛文。若租入不見甚豐。尤宜省節。浮費方能持久。條約略有獻替。還望高明。自爲增芟。已臻完善。勉綴敘文。月錄奉鑒。

與馬岱青書

承示大著文。稟敝體四十餘首。駢體十許首。連日撥冗俗讀之。敝體敘述各篇。波瀾意度。駸駸入古。大有得於周秦西漢之書。論說各篇。亦唐宋大家之勝境。而駢體亦雅贍當行。文人並工。陋體者少。而足下兼之。足徵才大而功深矣。區區之愚。所欲獻

疑者數端。方望溪氏曰。學行繼朱程而後。文章蓋韓歐之間。蓋古人之文。皆已達其學問。道其行。說學。足已。裨匡濟。行足已。式鄉閭。斯其文亦有用而可貴。初無所謂古文之學。所謂古文之學者。已法言之耳。周秦已前。文體遞變。樸巧日殊。未嘗不有法在。而不已文自命。至唐人而論文之說始聯。然後世論昌黎者。只取原道。佛骨數篇。而欲廢其他。佗於河東尤多遺議。然則工如韓柳。且不能塞後人之望。後人更何能已此。大命安身。吾輩於文亦第達吾之意。寫我之心。而不必已專治古文自爲標目乎。正下已酒德自娛。亦助文興。故多爲酒人佗傳。淋漓盡致。竊意管賢如甌。功靖節皆有託而逃。無求於世。至於伯倫荷插。則

酒之能事盡矣。吾輩方思出而用於世，入而庇其家，卽專攻一藝，已傳於後，亦正宜俛焉日有孳孳，而不必曰酒自鳴其類，放至養老之候，斯無嫌耳。文之閒致別趣，如丞壁記日哦二松子，姑公之類，亦大手所有而明人小品已此見長，殊非佗家正軌，亦數見則不鮮也。至於漆園俶詭，腐叟激蕩，同爲妙文，不可方物。然庸德庸言，本無奇特，要當曰易之大誠書之體，要爲準。非是則文工而事弗覈，趣勝而理弗逮。故近世小倉山集紀述多誣，而描寫每近於小說，出語又多習氣。篤實者弗尙也。唐人不乏乞匄當路之文，大氏皆求汲引而時勢與今迥殊。若但爲監河之貸，則事甚細微，已煌煌大文，易之爲尊，抵且有明珠投黯

之虞而吾文亦因之失重矣。凡此迂謬之見不愔貢之高明。已所期於足下者厚。故言之瑣屑如此。知山海之量能恕其僭妄也。

復曾爵相書

宮保爵督相國滌笙先生閣下。去季秋九奉到鈞函。并蒙厚卹。以兒朱提強顏祇領。缺然久不報謝。冀待遺橐鑄成。并奉鑒正。故此遲遲非設慢也。雖誦惠書所已愍憫。以兒者甚至。所已汲念下忤者尤爲語簡意長。存沒皆當感刺心骨。不知愚父子之何已。得此勲拳於大賢也。伏念以兒自得辱廁門牆。過蒙教誨。稍能不染時趨。損利祿之見。調詭隨之習。生無暈類之訾。沒有

族鄉之稱可謂至幸而皆出大賢之賜卽其生平辦香惟枉南
豐他無所嚮今雖淪沒蠻方知其魂魄猶戀鈞座故賻幣本所
不領而大惠竟不設璧還者體匹兒意也下忝素不曰詔教兒
亦知兒性骯髒仕路非宜從不爲升斗之望而老失長丁門戶
焉託書林蒐討匱乏臂助是其長戚徒曰往所綴緝多未成編
未甘竟付一擲而又力小任重忠錄之後繼緝文徵編校之煩
賁無旁貸此其費出醵金不能不力疾圖成已塞眾望當初聞
變時或謂書當輟矣而下忝回鄉數月捫擋家事亦復書局
自隨藉勤遣悲亦恐已悲廢事愈傷匹兒意也近詔筠仙中丞
人處逆境尤當自勵若心意低頽直塌則厲氣愈見侵陵雖於

無柰之中互相勸勉亦所已藉慰靡念者矣近史館遂取戰功
事蹟而匹兒曾未自領一勦安有獨著之績卽前歲征苗振旅
直前已輓運多艱增設水師添募嚮導遂得規復三城於淪陷
十六年之後匹兒實能與黃帥潤昌同心一力而史館大傳必
黃爲主而萱埒見焉寥寥數語而已至其經經自守未嘗輕營
進取在勦五月因見饟絀遂不支取一錢一諾受朋遂與犯鸛
同歿而不圖苟全是其無虧節義之處而史例只據實事書之
若原心推闡之辭非所及也曾已碑誌誄傳之屬託之湘陰巴
陵兩文家而郭慙吳衰未可必得亦猶不及閣下知萱之案儻
得廁名一品集中一經品顯百世傳信是生歿肉骨之大德也

頃聞明視有偏蒙之恙。此積年竭苦所致。委實可憐。然養之得宜。當可復舊。望暫設左右二吏。藉彼口宣資夫耳。受休養久之。更劑方。已爲滋益。而當察陰陽水火之偏。不宜誤投也。茲有經驗灋別紙開呈。洗可頻施。而不宜過久。清虛之地。不任勞擾也。亾兒遺藁。尙未暇刊。先將石刻并事狀告文之屬。寄呈。泐鑒。文徵校改未完。先將目錄。泉楊荃陵疏藁二卷奉呈。荃陵旣負沈寃。疏藁亦世閒罕見。故二百餘年。草一洒之。全編之。配廢闡幽。亦多類是。是已亟欲質之高明。而弁首之文。則邦人僉謂非公草屬。汝懷其忍。已多端過勞我公。邪然使百冊鉅編行世。而竟無冠冕之文。已敘其由。則亦此邦之陋矣。如何如何。手肅奉復。

敬致謝忱。順頌勲福。諸惟亮鑒。不宣。

與郭筠仙同季書

承示物產志。蒙意定曰。今名標正文。而注引古名。辨證之度。曰曉俗而正譌。來示謂如土狗。艸鞵蟲之類。列之正文。似太不雅。故舊志古名。今名互出。是說良然。然方志實取便省。覽貴於一望瞭如。誰相尋於小注。今人於四書。且不讀注。而冒讀縣志。注乎。如曰櫟爲正文。而注引徐鉉曰。俗作杉。則人不識櫟爲何字。何音。便至過目不留。而反曰爲漏杉。不載矣。曰冬風菜爲正文。而注云。卽今冬莧。其未便尋檢亦然。至冬莧爲葵之一種。可曰俗名一丈紅者。證之一丈紅者。戎葵也。唐六如端午詩云。猩色。

戎葵亂著花。而王摩詰之松下清齋。折露葵亦當指此。則古曰此種充蔬可知。冬莧花小而葉無殊也。又一種莖葉一如冬莧。惟花紅白相襍。謂之錦葵。亦名藥冬莧。此皆同體而小大莖殊。非若向日葵與秋葵之稱雞爪葵者。爲葵之別種。而薤則尤非葵類也。鵲與鶴同類。何可稱雀。鵲羣飛激雪。雲蔽雨歇。故能致數十里。早侶此則不必爲關西銜鰓。銜鰓亦稱冠雀。蓋鵲與冠皆薤之譌。說文所云薤小節也。从萑叩聲者。乃爲本字。譌薤爲鵲。而遂被鵲曰雀名。始不屑攷據之。正學大儒之所爲也。如謂薤小未必能銜三鰓。則鰓之初生如蛭。而薤曰二度銜之。不亦可乎。其沿誤蓋自後漢曰來弗之辨矣。檇杉一條說具別簡。

正文注文自須變通如一丈紅者可曰戎葵爲正文曰戎葵
字易認識非如櫟與椶之不經見也若冬莧之在蔬類則注
可明其爲葵屬而不能曰葵爲正文亦不宜列入莧類他可
類推總之曰僂俗目而已

案椶之與櫟當是一物而櫟之與椶當非一物蓋椶之爲樹大
連衰高數仞材尤文彩實可生會皆非櫟之卽今呼杉者所可
同語杉之連衰旣屬罕見文彩亦不較他木爲尤抑未聞其實
可會則櫟之非椶明矣且櫟之爲杉又屬可疑櫟从𣎵聲𣎵从
占聲廣韻他念切音橋何由轉爲杉音徐氏於說文枯下注息
廉切櫟下注所銜切意曰爲櫟當俗杉音也豈不知𣎵亦占聲

亦當作息廉切乎

陸德明爾雅音義黏字或作杉所銜反此徐注說文所本

戴侗六書故曰

杉木多生江南亦謂之沙木沙杉之譌也蒙謂櫟或宜於沙地因謂之沙木因沙而譌爲杉非杉譌爲沙也然則櫟杉雖卽一物而櫟爲息廉切杉爲所銜切豈宜并移櫟音巳从杉音乎杉之爲字見於爾雅邢疏云被一名黏俗俗杉旣混被櫟爲一木又混櫟杉爲一言疏矣至說文枯櫟二篆竝出而皆云木也俗是複出及被下云櫟也始唐宋人校說文時援尔疋之文巳爲之釋非許氏之舊識者辨之蒙又案尔疋被黏郭注但釋黏而不言被邢疏始曰被一名黏俗俗杉則杉字始配於晉宋之間而郭邢皆未及疋被黏之誤不如栲山樗一條郭曰栲俗樗邢

則謂其倡誤者爲能正譌大氏栲之非栲則其所知黠之非栲則所不知也本艸木部有榧實又有椈子陶宏景注榧實而不識椈字惟蘇恭能辨其爲一物古人已如是之覈然則亦正者其可墨守已求是邪

家大人九十初度徵詩文啟

來歲庚戌初春之上旬家君九十初度兒江世梓汝懷世杞世桐等菽水承歡資力絀薄未能潔簪迺賓稱觴致慶且父性儉素不樂華侈兒輩尤不設踰分飾觀轉違親意第念無已博老人歡趣思求兒輩師友之蓄道德能文章者錫以文詞謌詩爲老親引季而自敘家父謹身慎行之略曰家世本江西吉水廬

下與一峯念庵同祖。明初始遷湘潭。傳及世。厥祖諱瑤。積貲甲邑里。好善樂施。捐貲遷建縣學。躬相其勤。獨造暮雲官橋。發粟賑饑至數千石。振拔寒畯三十餘人。而茶陵宰相張文毅公治喪。然稱旨。嘉靖時巡按王公喬齡題旌義行。敕建崇義坊。曰孫官贈承德郎。卒葬邑上游湘水中。鼓櫟洲。世稱鼓櫟洲羅氏。當是時子若孫登仕藉者六人。游庠序貢成均者十餘人。族自是漸著於邑。又歷四世。厥祖諱璣。明末孝廉。構蒙泉精舍。隱居講學。生三子。皆曰明。經薦仲諱先第。康熙十季。廷試授道州學正。不赴。著有尙書精義切問錄。澹庵日錄。蒙泉襍記諸書。是爲十世祖。十一世祖諱岬。早世。高祖諱伦。敬字簡夫。一字可齋。季十

七冠童軍爲縣學生。目子官封修職郎澧州石門縣儒學教諭。
目曾孫官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自鼓磬遷尻石潭。佗室種松。
今名蒼松老屋。曾祖諱晉字自昭國子監生。目從孫官贈承德
郎左春坊左贊善。祖諱紹龍字雲從別字見田。季十九入縣學。
試優等爲增廣生。剛方沈毅。面斥人過。課學尤嚴。好讀書。廣假
善本。手自鈔錄。歷八旬未嘗一日廢書。自九世至此皆目所習。
經授徒。兼力穡爲本業。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正月四日。家君生
於老屋。維時儒林公暨高祖妣石安人並歿。伯祖妣張太恭人。
儒林公外女孫也。與先祖妣黃孺人皆有身。一夕寢大室外。見
儒林公石安人盛服綵嬰孩自中堂歷東階而西。亟詢之曰。目

與四孫婦先祖父伯仲行房第四也未幾家君生而伯祖妣舉一女叔祖諱紹舒已事適桃源彼中人詢爲湘潭羅姓亟問貴族近當添丁曰吾往也叔祖父曰家君生日質之良是歸語其事皆歎詫家君曰修字爲世派名從水對聲字曰沛林性端謹靜謐自少如老成人伯祖父文學公諱紹熊事先曾祖妣黃安人曰孝稱講明正學博洽史傳善觀人嘗謂人曰吾姪氣質絕異浮囂歲寒姿也家君幼受經通大義曰先祖父力學代操家政遂早廢業顧性本恬淡時羣從兄弟連掇科第官禁近奉使假歸光耀閭里家君青鞋布襪迎送盡情款夷然無所動於中居常勉汝懷等學甚殷而不計得失往歲辛未伯兄入縣學

報至家君方有所執事領之而已弗輟也汝懷自入學會飭舉拔萃科皆未嘗豫期亦不策後效汝懷子萱疇歲補子弟員亦第勉曰勤學而已惟間讀書聲則欣然尤樂觀字法見兒孫輩伯端正大書輒喜形於色見學人改容禮接有假館者其徒甚眾割宅之半尻之供張歎接家固未嘗有子弟與也家君至性過人先祖妣歿後每值祀事涕泣不能自已先祖父見背時季近六旬哀毀孺慕終制未嘗有嘉客與人無畛域對尻里許有張姓欲侵占田水又恃其子爲縣吏迫先祖父偕眾田主質於官辭既絀父子皆受扑家亦坐是落無何火焚其尻家君中夜驚起徒跣往救其家感且愧卒與之通行來乞假焉性尤慈祥

愛物間人慘鵠及誦書史中往事每下淚聞羊豕屠僇聲輒忤
避而剛直無所畏能獨宿空宅夜半行墟里閒不持火衛曰爲
常嘉慶己卯江西商人與邑人構鬪毆興大獄五月中一日
譁言兵至百里閒盡室忤匿至婦女緦兒胥滿吾里則爲防禦
計方伐舍後叢竹爲攻刺具眾情洶洶家君持帚牽階除自若
未夕而譁言息或謂君曷由知其虛妄家君曰吾不能必謂無
寇卽其果至吾事亦必了耳人服家君神識之定家君八十已
前未明而起終日勤動自堂室庖湍及農圃山林必周行省視
所至拾柴耘耡或敗葉朽枝污穢不堪入爨則火爲灰又箕取
宅閒地上灰皆曰爲田圃糞兒輩諫稍節勞則曰吾習此不疲

且此足給一人食。貨惡其棄地，不得已，薄物細故置之。豚欄牛
宮皆修潔，無纖埃。於耕牛尤護惜，周至。里人謂翁之居畜勝於
人之自尻也。遠近多來取法，自奉刻苦，布衣蔬食，見貴客不改
其素。近曰：兒輩奉養，始不拒肉食，然見兼味，命藏其一，而美服
則斷不御。雖值盛筵珍羞，亦從不辨何味。蓋生平未嘗於此措
意。對人寡言笑，非其習熟，或竟日無言。然溫和無忤色，而新季
鄰里讌集，則大歡笑。酒戰畢，復賭噉飯。於常食外加至數盂。季
近八旬，意興不減。曩管里中工飲啖者，輒斂手不設相抗。蓋家
君能豪飲健飯，早歲嘗同人過里中酒肆，肆主人問能飲不。家
君笑曰：但恐清醕不給耳。於是挾肆主共飲，興未闌而瓶已罄。

矣。又嘗遇素識黃姓於路，挈酒榼，若不可勝。家君笑謂我爲若，飲少許，便易提挈。黃往茅舍，假二盃爲飲器，對酌久之，酒旣盡，日亦昏黑。家君扶醉歸，而黃僵臥道旁。其家迹之，則死矣。昇歸，醫治數日，始蘇。稽其酒量，蓋二十七斤也。家君每醉，神明不亂，端坐無語，少頃清醒。然自新春燕會外，雖與賓筵，未嘗與人角飲。居常惟寒夜酌三數鍾，暑月不飲。暇偶詣親故，必周視其庖，福田圃山林，如家居。其事之得失利鈍，備已告之。宿則晨起，爲之埽除荒蕪，如家事。會必屬其母，費習其性者，不爲歎。畱但詢種植牧養之方，娓娓言之，適然飯至，聊與啜食。若聞稍事廚餽，則翩然往矣。家君自先祖父析產時，田不滿頃。家君曰：勤儉，擲

宋詩集卷之十一·鼓

君初病足猶能緣物自室行至堂殆風邪中於偏虛其實體自
龐固醫者曰季高氣衰過用峻補致筋絡窒塞足縮小不能行
十載已來長日息偃惟飯時起坐風日佳時命小籃輿出外或
至比鄰詢農事豆棚瓜陰小憩片時倚枕無寐則朗誦少時所
讀書舊傳有蘇州貞婦寄夫書情辭斐惻常所吟諷尤好孟子
爲梁王陳王道數節亦平生生財節用所得力古文則武鄉侯
出師李令伯陳情諸表偶有遺忘顧問孫輩便爲指示忠孝大
節近季曰微嚮日猶誦視細字齒無動搖記九十季中舊事甚
悉在里中石氏人文最盛鵬翥鴻翥諸老先與祖輩爲文字交
兩家往來最密然是六七十季前事家君今季爲汝懷誦華亭

大令自製楹帖宛如貽日。固由稟賦之厚亦曰保攝能然。汝懷侍食日久見家君食不重味。雖珍羞襍陳箸不它指。尚澹素而惡腥膩適可而止不稍過量。實有得於宣聖肉不勝食與不多食之旨。又能循分取足無分豪妄念。舉凡人世機械變詭辟援歆羨忮求之心直不知爲何事。而渾然完其天質曰此得壽夫豈其悻歟。先世多獲享季先高祖七十有八高祖妣五十有九曾祖六十有七曾祖妣八十有五祖八十有二祖妣六十有八家君乃復過之。家母張孺人見季七十有七不肖等不能大名德曰爲光顯復不能竊升斗曰爲祿養慙悚何曰自容俟汝懷得補州佐方能援例封徵仕郎而國家之典於季九十者

得邀 恩給予八品冠帶並 賞賚有差然皆非家君意所及也家君自己耕鑿田閒無補於世故終歲勤動粗衣菲食意不欲四肢有一日之情口體有多物之耗曰完其身於無過矧冀非分之加而且遭逢 盛世閱歷 三朝擊壤乎 康衢長享太平之福實爲厚畚汝懷等旣不能邀 殊榮之逮亦惟負米牽牛聊託昔賢養志之義曰自解伏冀大賢君子補南陔白華之詩申養隆敬薄之戒曰相警惕俾不肖等益凜於循陔而家君亦藉吉人之詞錫嘏延釐歷百齡而強健如今其慶畚詎有殊於章服哉時歲在屠維仲夏閏四月

綠漪卹堂文集卷二十三

湘潭羅汝懷念生簪

記

重修鼓鑠洲記

苾銘

古稱湘水中四洲見於晏殊類要曰橘曰直曰誓曰白小鼓鑠
帛與焉自吾始遷祖上尻其旁而洲始著自吾又世祖諱瑤府
君藏體魄其上而洲獲全也洲於湘潭治南三十里金霞山下
崩洪入水如巨魚鼓鬣汧流而上蜿蜒曲折凡六七里屹然而
止而墓尻其顛焉金霞本衡嶽支山故方志謂洲掘湘流而延
嶽秀夫曰山厠入波橫岡渺瀰輓蹟頗形奇詭見者愕眙賞與

訾禔而吾祖之宅斯土者則已四百有餘歲矣當湘流之泛濫也自衡汜已上千餘里萬山溪澗併入又瀉受耒洙烝淥奔放奮迅而洲掘其衝水當左右流而江身固左即右濯水之至左者大抹洲趨右故數十季來洲面洲尾日陵削而墓汜洲皆固無恙則曰墓地稍高墓四旁皆灰砂贅結也乃遣堯王癸閒水嚙洲左旁且數丈及於礮表距墓僅九丈許子姓駭懼走相告醵錢千餘緡從上游地曰下灣者運石補禪之事具從子紀雲所爲記其水所曰復嚙洲左者墓於八宮法向寅方而水自下灣稍上折而來在寅艮之間灣汜江右岸本水所潏洄之地自灰窯鎚鑿日久山則谷而灣已陵屋汜櫛比其上偈水左行至

洲右又折旋出洲左。故洲左肩及唇皆被啗損。及是灰窯曰產銀爭訟官爲禁止而廢石甚饒。維時冬暝水落。毗閭力眾。故易於奏功。如有天助。先是歲事時。紀雲與尊長議曰。洲稅二十金。別存爲歲修。曰。誓後并泐其言於石。事過情忘。因循弗舉。未及十稔。而洲之右旁又損數丈。蓋洲皆既固。水之旋而左者失其便利。拗怒乃及乎此。而灰窯灰已復矣。咸豐元年六月。至於十月。無甚雨。江涸沙出。步達洲上。案度久之。議先囊沙復其址。取攜既便。俟春水生。運石尊之。如青灘。然後申舊章。力存歲修之費。補苴罅漏。毋使甚潰。庶幾其永保乎。於是憬然於世變之不可知。而人事之當謹也。攷乾隆十九年。伯曾祖教誨君所爲記。

則墓已三修。迄五十餘。再修。皆統言墓不言州。宇宙久有此
洲。獨至道先中水患。頻棄冲決潰裂。此豈營之人所及料。而今
之算計於後者當何如矣。嚮者動費千緡。咄嗟去辦。觀者或歎
其事之易集。卽墓下子姓雖疲。然同弩末。而指其數約二千有
奇。負郭之產。猶索鉅萬。所居率多葺。翰舊宅。謂非祖之遺澤。孔
長歎。蓋吾祖當壽明正嘉間。義行甲邑里。如遷建今學宮。枹置
暮雲官橋。出粟千餘石。實社倉。振飢而親鄰。待已舉火者。恆百
數。提拔寒賤三十餘人。而茶陵張公治佐至台輔。其見於蔡宮
詹揚宗所爲表者。皆子孫所當敬念而則倣。今踞弛者至。蕩佚
不謀自給。其計身家者。又往往已智力自雄。夷安知其來之有

自而吾祖之藉手於來裔者果後之人之能全其祖抑祖之先有已自全也始墓託於洲今洲夾賴墓已固爰詳著其由已諗後之人而并繫已銘曰

潯陽湘原沂三千里滔滔直瀉孰與柱底沙南隘阻忽欲無流帝遣元夷剔疏此洲金霞戕戕支分自嶽潛化游魚之而於佗軒髻奮鬣葉颺飛濤有頌其晉隆然而高厥象擬鱗屬文稱礫義不可究名於何仿惟我鼻祖吉水來遷依洲世宅明興初季贈承德瑤坊額崇義嘉靖一星七旬謝世上云其吉誰實謂然形家有經支替其顛峯環波迴長此高壘歷祀四百有恃何恐委佗失職陽侯肆威白馬驟馳崇基日墮水有尻停乃與爭地

管灣今陵益激其勢人能補天得可償失既助狂瀾火貽磐石
出彼焚燒抑我滴澆從火者化禦水者牢填溝塹勤式師精衛
永尊洪流縣於齊裔

鼓櫟洲大樟記

并詩

鼓櫟洲頭大樟壽算知其紀也青明敕贈承德郎五世祖諱瑤
藏形洲上樹在墓後稍左墓隆然汎洲頭樹夾亭亭圓如繖蓋
若爲擁護湖湘千里閒風帆上下如織峯迴路轉輒先見樹往
往遠青撲人經時迢暑始出樹下樹不見於他說惟乾隆十九
季修墓記有云洲舊存大樟其時已云舊云大信爲青翰物或
謂當與墓并興歷歲四百若或壽於墓則益古已樹於遭災中

忽稟枝葉黃。隕人曰爲遂萎矣。三季復生。彌見茂密。人又曰爲神也。咸豐元年十月。江涸沙輒步達樹所。曰絲度其本。圍約丈有三尺。高不過三四丈。而橫枝糾結布陰甚廣。凡人楊甲從觀。云其心蓋空。甲季七十餘。蓋習見之。雖然。枯可復苑。即可復實也。乃記之。而繫以詩。

清湘浩千里。川原鬱奇麗。洲迴絕傍依。樹夾插空際。水淨沙明閒。落落盤遠勢。巍然一方表。濃青入遙睇。夏來炎暑盛。林下自陰翳。半空風雨聲。林外卻姓霽。斜陽過鳥集。夜月飛仙憩。茗甕高墳古。四序煩護蔽。豈獨木從章。并著祝融裔。伊咎始有植。聊佗十季計。甯知根柢蟠。縣歷無窮歲。緬懷明中葉。爾已斯土隸。

川流無停機滄桑眼曾遞邇來季二百孫枝益細繼王槐寶氏
桂無此久維繫願言固苞桑樹大元無替

三峯祠記

三峯祠者已祀六世祖用翰府君府君別號三峯故用爲祠榜
已別他祠也古惟士已上分別大庠今制則民間通得建祠已
綴繫宗支故聚族者類有族祠其小宗又別爲支祠凡已聯絡
疏遠得歲時會合言歡卽謀議墓舍祀田得失之故此宗支之
能積聚財費有贏無絀得已奉先坐後引之弗替者實有合已
族得民之遺俗之至善者已府君諱大欽爲壽明贈承德郎敕
建崇義坊又世祖諱瑤之長子昆稱長房有子三人曰相徵仕

郎曰棟廣東市舶提舉殉節曰楠山西大同府經歷楠之裔新蒙泉精舍曰爲祀今所稱北江祠者也而府君故未有祠然舊有祀田若干畝祀田所入積案至遁光中約贏六百元於是三支子孫曰地名老屋場者爲府君故厝欲卅爲祠乃仿木灣族祠規制自寢室至門樓皆具體門外牆屏麤備未飾廊西爲旁屋四又間曰備庖湑而室外門內當有廣庭畱基曰有待焉始茶陵張文毅公治未遇時承德公方曰殷富好義名湘中文毅適來與府君兄弟遊醺最密語見龍湖文集及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季庚戌府君北遊謁文毅未至而卒於楊邨時年六十有三楊邨驛隸芷清爲運道所經西北距北京不及二百里乃不

得見舊譜載文毅祭文情詞懇惻是非府君有已自見而不能
忘於人者曷已得於賢者哉當是時北江公季甫壯赴官雲中
匍匐扶柩歸葬遂不復出終其身奉佛樂施予已繼父祖志越
二十季而提舉公殉寇鸕於隆萬之際夫已父崇義子致孝而
秉節雖世遠縣邈府君行誼弗能盡傳其承啟源流固可穆然
想見卽今上渚厥初歷祀幾於四百而輪奐之美加諸舊廬馨
香之奉隆於異代庶幾晉獻文子自頌其室所謂歌於斯哭於
斯聚國族於斯者而歷世之遠則彼猶或遜焉君子於是乎謂
爲當祠也祠成於道光十三季十月初九日奉主已祀輿馬填
湔儀觀甚壯汝懷尻隔百里時館於人皆不及與修咸修在修

礎世傳實總其事。經畫督率。庭及子。在樹尤有勞。今惟咸存矣。
咸豐元年十月補爲之記。

三峯祠種樹記

祠後山階甚狹。略有松栢之屬。繞屋扶疏而已。大門外有三樹。
楸。凡右下牆隅。樟。凡左上牆隅。自丈許度之。圍徑若干尺。高出
屋簷計其季約四五十矣。勢甚磅礴。其至未可量也。稍下有柞
質老而不中材。若士之季過而學未充。夾竟無望於充者已。門
內廣庭。舊植穉桂二。地磽确。十餘季弗茂也。往寓學子頑劣。或
從而摧折其一。存者夾僅三尺許。生意婆娑。咸豐元年六月小
住祠中。數日。蒸炙望雨不得。時已沐餘湯。竢涼慨之。十月再至。

則枝葉槩矣。然根尙存也。乃曰望日重植二桂。穴地廣且深。實
曰沃土。其享堂外則植二柏。次二楸。次二桃。參互旁列。地本亭
墓。亭有待權補其闕。旣偕陰曰蔽護。闌楯夾不欲令地力之曠
而無用也。購種及工力凡費青銅九百有六十。他日者或堅且
直。風霜不渝。仰之森然。鐵榦盤鬱。藝襍冰雪。實備鼎鼐。宜家之
化託興禮矣。旣有其質而文章曰時流露也。有賤小山者。頽仰
於偃蹇連蜷之間。攀枝淹留。將永朝永夕於茲山之幽也。而甯
取其馥之製於秋也。

北江祠記

湘水自衡山縣東北流入縣南境白石港下折而西。經鼓樓洲。

又西徑易俗市涓水流注之涓湘之間皆衡嶽支山所縣絡而
樛僂嶺崛起萬山中峯巒蔽虧林壑幽邃十餘里閒邨徑迴互
不知去向尋幽入奧忽見棟宇溪納谷口則我七世祖北江祠
也祖諱楠字子良別字北江明世宗嘉靖中爲山西大同府經
厯已父三峯府君遊燕途猝遂不復出承先志廣施予歲饑墊
殍載道施穀施棺無所吝性好佛於石岡寺觀音堂鑄鐵佛又
爲四大鐵像於祝融峯頂已萬歷一十六季猝猝之日沐浴塢
坐子孫執簪香泉享壽七十有七歷今則二百又十有三季矣
初山頂有寺曰樛僂庵百歲僧淨心居之寺在蒙泉右下十步
許九世祖諱璣字斗寰者嘗講學於此沒葬寺旁乾隆十七季

十三世處士浮於寺左建蒙泉精舍曰紹先業而遷寺於山麓繼而彤家言舍將不利於墓遂遷絃誦者於山下併寺爲精舍曰菴楹凡佛而後堂祀斗竄繼又遷佛像於他所而飾爲祠曰祀北江斗竄附焉自冊爲寺重修爲精舍爲祠凡三變乃定時則乾隆五十有六年也祠卽精舍稍加修葺儉而有則最與先世築風爲空稱竊謂民間之爲小宗大祀得歲時會合子姓者如此足矣何取乎宏侈也自菴楹登饗堂中間甃石爲礧層累已升旁挺雙桂修幹密葉陰布礧閒野竹穿戶生於階旁森森相映軒楹近接不涉寥闊裴褻頻仰其閒但山氣蒼鬱庭除肅清悠然遠想先民渾樸篤扁之風遊履宴息之蹟蓋亂人桑梓

之微者於是乎在。視宏侈者之蕩佚心志，所得爲已多矣。處
士云：寺有蒼藤古木，盛夏無暑氣。見三修譜此言山頂舊寺，寺迤而
木夾刊矣。自精舍而祠，處士始始終其事，而未有記載。惟重修
精舍於山下，時有甯鄉黃君紱隆所爲記，近始見之。然辭多未
核。咸豐元年十月日，祠下第九代孫十六世汝懷博攷顛末而
補記之，刊於家譜祠圖後云。

印塘瑩記

咸豐三年三月廿九日癸卯，不孝男江等奉葬先府君於印塘
北原上。凡又日封土畢，兆域粗具。時方分秧，農工亟亟，樹植非
時，遲冬方舉。而卜葬之由，非有紀述，後裔莫詳也。旣反，哭謹援

筆記之印塘地在邑上十七都九甲李嘉灣灣谷當爲胡姓者
家今取古人段借字義曰易隨九又爻辭易之而塘中有土隆
起方整如印故曰名焉雖積久剝缺猶稱從其朔也山廬原於
馬嶺逶迤東北行至六合祠山下穿田壠復起平岡無數再穿
田壠至竹山灣出洋東下忽折而北仍作平岡逆轉向東止焉
於又星爲木體自竹山出洋時先發一支爲左翼其折北作平
岡之處迴繞一支爲右翼橫過塋左平正如几楊會書所謂案
也右腋田水流注印塘左腋田水流注艸塘二塘水同圳注老
烏塘并趨右從几下出大壠也所謂形家說者如此夫風水之
說達人弗道辯之見於唐呂才氏者詳矣近世士夫尤多堅執

然有藉正論曰遂其簡率之弊雖彼其術不無誣惑而風吹水劫沮洳沙礫實夾島足尊體魄者故不孝夫求通於其說幾二十季而推尋程蹟又知非可已人力强求也愈用怒然當府君八旬既屆隨地畱意迄無所遇適光二十四季四月漣江大水壞廬舍無算踰月從兄世斐克忱忽至謂季嘉灣吉壤也愕然詢所已曰春閒從袁寔爲石給諫相地寓桐子園晨起閒步季嘉之上袁寔指曰此誰氏莊也益爲石謀告已此余家本莊不可得時心識之茲經其地莊則圯矣形勢朗然不孝亟程察視久之乃得田中應絡於邢家說頗不相戾於是爲遷莊計權構棚茅爲佃厓是時府君季八十有三迄今已十稔矣其中招致

覆案無慮十數輩皆不謂謬。去季八月旬有四日。府君遽棄不
孝。淹柩中堂。時粵寇已薄會城。燧警孔棘。咸謂宜速歸宅。兆不
孝意不欲渴葬。致禮愆而事疏。痛念府君生平。旣享大季。當不
至罹異患。且佃厓未遷也。九月新莊成於水竹園田。田瀕艸塘。
稍患卑溼。與王姓易田不獲。然田故屋也。爰有園名。廢垣猶在。
嘉慶初。屋燬乃田。今屋復而原則夷矣。舊莊舊濱印塘地爲圃。
旁爲沼。爲坑爲路。隙地可惜。刻之填之。已償新莊所占之田。今
塋下一晦是也。乃諮日者。曰癸丑丁巳癸卯癸丑告彼泐中所
謂干三朋支三合也。時壬申辰子時大夏。故月在巳。不孝。巳丑
刻昏闇不便下窆。改用丁巳。則上湘同姓昌祖贊之。昌祖爲少

宗伯國俊公之孫偕周君詒棻來定所向。晉乾兼亥二分二君能識巒頭尤重理氣。而言孝廉揚者論地。擣取逆砂。在歲過視斯地。謂當向耶。初甚蹕之。比撤屋。地形昭曠。則對砂尾形局弗洽。及詳察水輓原出右方。是外洋則已。左翼爲逆。而內洋固已。右翼爲逆。當時屋蔀雨昏。取辨俄頃。固有未詳。又老島塘中舊有洲。常已繫馬。從兄世構季七十餘。曾及見之。然則今之左方稍涉空曠者。皆積漸鑿削失之。非其本也。地家貴有氣。量土已爲徵驗。而開墾無之。土惟淺黃色。愈下當有淡赤土。已開田知之。然坎不逾三尺。已原之平。不設貪美土而犯水泉也。而其間有天。垂焉於時。陰雨浹旬。及庚午開塋。王申發引。皆得片時。無

雨如欲霽者。癸卯昧爽。雨勢甚劇。比將寢。紅日爛然。洞豁幽滯。不季等得露伏棚外。哀韓如禮。適時旋復陰雨。及撤芟舍封覆。釜乃復姓明。此雖時會偶值。不得謂非厚畀。而因已知陰陽家之拘於格。而卜筮者爲無取也。始先祖父文學府君與伯祖父亮。及公合與是莊右之半。於張姓在乾隆二十六年。踰九季而購之。又九季購左半於陳姓。文學府君固知地要所書龍隱君光大證之曰。陽宅也。遂不復措意。然文學府君猶戒田者不得鋤土印。蓋閩已有待者九十有三季。得莊之季卽府君誕生之歲也。府君督耕此莊有季。迨乾隆五十七季。由鹵衝舊宅遷今。尻距莊僅數里。歲必屢至。凡隴首塍閒川原風物。皆意念所縈。

復令託體山阿適簪日行遊宴息之所靈爽當式憑焉或不至
有愀然不安者乎獨念始得是社時頻嬰訟案文學府君實殫
心力府君繼經紀之不孝等德薄能眇坐盲其成已足繭萬山
而不可必得者乃適得於几席之菁豈不孝等之能葬其親哉
夫吾父之自致勞耳而隱君之沮於初陽侯之牖於後一若有
默相之者夫力索已期無憾者人子不得已之心而究何庸力
索邪彼希富貴圖利達而欲已智力相勝者可廢然返矣家傳
葬法本朱子灰土砂細搗加滑油藤漬水和而密杵之其堅如
石不孝已砂非土性而引溼惟用灰土堅可相等壙中所出土
爲雨濡易已卽塘預取土燒蛤爲灰墊柩底夫襍灰土中取其

滲水卽左氏成二年傳所謂蜃炭蜃大於蛤而小水不可得姑
自蛤代性當同力少差耳

此文舊有正彙質之匹友贈卹鄒君叔績經其評點後爲劉
霞仙撫匱攜去遂不復省記已十季矣今春於家藏叢殘中
緝得初起之艸塗乙中猶可辨識重錄一通記尚有尾而此
彙無之文家多尙高簡恐已瑣敍傷潔蒙謂議論可簡敍述
不可簡蓋文已述事文高而事不具則焉用文爲凡子孫之
於祖墓往往妄用擬議輒思遷改故詳著之已杜後來之異
議非侈談風水也謀吉之惑及日家訟葬訟火俱膠固之宜
辨者甲子秋杪記於荷池精舍

桂木圯瘞瘍記

咸豐九年八月戊申日。圯中旬之一女好瘍。先是余慮女病弗
能起。無掩地思。段他人山仲兄曰。桂木圯故有瑩可瘳也。於
是瘞之。越日癸丑。兒黃又瘍。附其右。甲寅女細細又瘍。曰附
黃右黃之。也。月甲戌時辛未而歲與日皆甲寅。爰名曰寅小
字稚虎。黃。段俗字。曰其二兄名皆從也。其母初娠。曰爲癰
瘰。攻之自桃仁紅花至大黃朴硝之屬。無不備用。日久乃覺兒
生。願壯實儀表偉然。余竊自忖。曰謂其生摧而不折。殆將有成
而衰門可復振也。比稍長。跳蕩而無頑劣之習。循拜跪禮如成
人。初授唐詩上口。成誦聲大而遠。近入家塾。讀毛詩大雅至崧

高而疾遂佗。好生靜婉。每飯與弟妹同席。常獨茹蔬。不與爭味。席盈。或使隅坐獨食。略無顰色。紡績皆稍嫻矣。細細甫能言。且行。輒仿老人佗偻狀。或倣雞嘯聲。容畢肖。人訝其慧。好常攜之戲弄。相與曼聲謠唱。清若笙管。余方窮愁著書。每念向平之願未有了。日然顧之。未嘗不忻然也。七月廿有八日。細細病下利。逾三日。己亥。好病。又四日。黃病。於時。黃之生母王氏婢玉樽。泉戚屬周左傭陳二。同冗。佃婦婦一歲子皆病。佃婦子別爨外。七人者同一藥鑪。鑪火騰騰無息時。余環顧七人。而躬司其湯藥。爨晝夜弗得息也。佃子先好。殤。其間若周若陳先後昇歸。其家吏皆不治。嗚呼。謂弱質易隕。彼彊有力者。吏弗克少延邪。謂

余祜薄愆集降戾厥躬奪其所愛而又殃及他人邪何不祥之至斯極也初余好觀金石文字常剝諸几而坐對之視久則易一夕偶涉陽冰篆碑見其中三墳相比之語心忽不樂如若有疑未幾遂罹斯酷而三之爲數實符殆鬼神者憫其罔罔無識而段此昌示之兆與若然則誠所謂數者不可逃而追咎於醫方藥物之失其理者皆悲中之妄也好季九歲黃六歲細細二歲好臨娒猶能對荅若有所往者黃謂其母曰兒病殆將歿乎既彌留口喃喃頻誦所讀書而浸尤可傷已三墳同封惟好稍偏向左其父哀而記之而繫曰辭曰

泉明有言既生欲可取材得實數藝賢果佗室丹牖析薪負荷

豈期延祚翻成賈禍。惟兒之誕我客藩垣。得報添丁。心情翔軒。
降寅算亥於焉討論。三朋一將冀大吾門。迨案顏狀。兢兢英物。
訝從何來。士中突忽。修涂騰蹕。罔息促局。琅琅誦詩。厥聲滿屋。
女能貧家。夾復慰情。矧爾婉孌。聯臂孩嬰。嬰尤慧黠。時自呼名。
他日傳書。此壁連城。庭廕日長。酣嬉隨地。顛仆噉嘍。父唏母嘗。
既程女工。麻縷絲絮。一翰薈落。卽陵沮洳。北齊馬氏。痢十七季。
神氣甚高。徵諸曩編。謂此厲疾。彼獨遷延。胡然一句併命。重泉。
三棺三墳。拮据予手。纏悲洞闔。歛恨高阜。彤音未邈。環顧何有。
悽悽中秋。忽忽重陽。云徂何往往。且成行。慟淡禮殺。無服之殤。
如何弗傷。爰志之詳。

先鴻臚慎齋先生重宴鹿鳴圖記

鴻臚寺少卿慎齋先生諱典字徽五姓羅氏湘潭人舉乾隆丁卯鄉試第一至嘉慶十二年重宴鹿鳴時年九十矣未幾歸遁山祀鄉賢越五十七年有圖出於其家絕無顯識惟卷末署畫者姓名夾盤歲月見者莫識其名義嗣孫世澤持曰諗汝懷曰此爲先曾祖重赴鹿鳴也案先生冗諫垣彈劾大僚風裁嚴峻見錢南園通政所爲先生七十壽紋與傳聞略同後呂權奸枋國耻與同翰藉終養歸爲麓山院長者二十七年相傳其時翰廷慊其早退實則枋國者於嘉慶初始正典刑而先生餘季無幾矣圖狀先生高輿飛蓋蒼顏白須夙間先生狀貌魁偉略

可想見從者二十人皆新舉赴宴士惟一人有須一人內向不見真面。致是科麓院中式者領解則賀尙書長齡其弟御史熙齡次第六時名永清泉黃訓導文炳潘君克燦皆善化人李大令象溥鄭大令敦詮易君鵬翥李君允黼皆長沙人楊君廷瑛湘陰人石給事承藻蔡大令牲皆湘潭人周君翰佐許大令心源崔君承洛皆甯鄉人胡君樹益陽人劉教諭庠煥湘鄉人晏君貽琮新化人晏字湘門著有過且過齋詩集者也。仅大令先渾未陽人。仅於是科舉京兆疑卽內向者畫師未見其面也。凡十八人其二人則茶陵譚君士錫常甯雷君惠南皆優貢也。乾嘉之際寓內承平民物殷阜文運夾益昌明先生自爲文幽奧

古質而較執則取俊偉光明。曰謂科名者出身之階。恐聲希味淡。勸曰出爲世用。故縱橫捭闔之才。夾其所尙。當苗變時。先生謂人曰。吾辰沅中生。往必有能弭寇事者。蓋謂樂園巖公。觀樂園文集中之傳。先生知其契合。淡也。當是時。湖外初得鼎甲。如彭如石皆出院中。而肯後通籍官中外者至二百七十餘人。雖山川之氣積久發越而然。然先生化育鼓舞之功於時爲鉅矣。先生於汝懷。凡曾大父行。先祖父伯祖父。僮時嘗從受經。與會大父一言忤輒棄去。及碧泉從父少入詞垣。先生貽書訓飭不少。段俗族孫耳其言。則今之訓其子若孫者所未嘗出也。汝懷緬慕古風。勤求往蹟。旣得劉文正公禮闈所書蘭亭。及錢通政

畫馬復得斯圖。將求名賢題詠。呂章顯之楷當時及門者之眇有存焉也。同治甲子九月中澣汝懷謹記。

廟神議止迎會記

古聖王曰禮定民志。其於祀典分別天神地祇人鬼各有所祀之地。與祀之時。不容干瀆。苗民弗用靈承。蚩尤之鴟義矯虔。曰刑虐民。民冀神之解脫。致祭非其鬼。而妖誕曰興。春秋外傳曰九黎亂德。民神禠糅。家爲巫史。民瀆齊盟。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曰屬神。北正黎司地。曰屬民。使無相侵瀆。卽周書所謂絕地天通是也。禮曰大夫祭五祀。又曰士疾病禱五祀。然則大夫士於祀祖外五祀而已。舍此他求。則爲淫祀。淫祀無福。吾族厲神。

相傳始祖自吉水負木像來湘潭默視神之所止俄而重不可勝遂息其地生殖蕃衍及百季今稱鼓嶸洲羅氏者也神像初未有廟乾嘉間創建祠旁歲兩祀之而迎神賽會之事曰漸起而加厲矣神出則從者百數十人會於迎者之家并及他姓輒逾月而後返神人狎處男婦襍遯其爲干瀆甚矣且廢時荒業耗財豈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遺乎近者族中人皆悟其悖禮賤俗於是四堂子姓咸集僉謂祠後不得迎會如或違公議曰遂其營利之私則孰諸祠告於祖而責處之三載季來其風竟息而廟之經費亦漸贏矣費贏則我之祀神於廟與神之庇護我族姓者皆可勿替也其於奉神之遺草書乎是爰記而鐫

諸石嵌於庑壁。曰要諸久遠。同治又季歲在丙寅七月中。泚

重修上封寺鐵像記

并銘

南嶽上封寺。青楹鐵像四尊者。乃壽明嘉靖中先十一世祖北江府君所建。族中人弗之知也。汝懷獨得其說。於僅存之二修譜牒中。同治四季。釋金山募修嶽廟告之。故曰。若然像今已剝修復。夾須芻宗矣。曰。諗子姓則皆忻然。醵錢四百餘緡。併闢聖及諸神像。悉新之。客秋汝懷登嶽。瞻謁。緬想先澤。穆然興山高水長之思。今距修復時。又經九載矣。乃補爲記。於繫銘曰。

南天赫赫。簪祝融古寺。巍巍標上封。邇季修葺。廟貌隆。四大鐵像。尤桀雄。裔孫異代。溯祖功。重加鼓鑄。虔攷工。祖職經歷仕太

同原諺曰相號北江爲母祈福陟危峯峯頭古雪飄朔風殘冬
果裂鑪焚紅燄志造佶堅寸衷孝思卻寒寒不攻四像卓太光
熊熊時維嘉靖中明邦始委略具佛腹中取證二修家乘同越
三百載尋芳輓修學廢墜禮當崇本支孫子呼相從水衡百什
爭輸供虔幾輩固傳無窮聖清億載永厯洪元嶽瀆長綏
豐

石潭橋記

湘潭治鹵六十里地曰石潭石上有仙人足跡其渡曰舟又鹵
十許里有石壩其地東瀕漣水鹵眺東臺南對烏石北滌白湖
湖土名白汙東臺湘鄉大山烏石峯銳如削皆雄秀標一方之

望者石壩上承鹵來之水已入漣而於湘溪中石板層疊板
缺處架條石數尺已渡水稍盛則浸石絕渡比大漲時舟楫通
焉故連雨則常數日不得渡至去歲春夏之交淫霖屢月不絕
而造橋之議已起方余旅寓省門江漲彌渺時與諸老宿佗詩
詞遛日不知鄉邨水佗何狀已而兒萱書至已造橋告余已謂
地設無橋先民安之世方多故民苦輸將而又興佗圖新重煩
里儔恐涉好事萱復曰仲父述先輩陳明經祖逵之言謂授徒
稍裕矢成此橋是舊曾有議今眾情欣躍赴約恐後不畏煩也
比余歲暮歸里則橋成久矣橋長五丈有奇爲石礎三架條石
十二凡費緡錢三百餘貫落成之日欲得高李鼓行者爲先路

導而伯兄秋浦老人適至。季幾八十健步如履康莊。眾喜謂卜
石壽縣遠。時咸豐辛卯重九日也。先是橋之稍上有堰蓄水。水
溢從堰下石板飛流噴薄。騰珠滾雪。余嘗躡屐往觀。心目灑然。
欲作石瀑圖。已紀其勝。今橋跨石板上。夏卽水門爲堰。稍失舊
觀。圖旣不作。乃已名橋。蓋瀑爲橋。敍則橋宜被瀑名矣。夫已邑
鹵偏遠之地。往皆因仍之舊。一斲佗而新之。若無鷁者。無它人
情所僂利也。然則世所僂利有倍蓰什百於橋者。皆可準此作
新之。詩曰。惠輜如毛。民鮮克舉之。夫輜如毛而眇克舉。則固人
之不舉而已。是舉醵錢者。皆距橋近。惟長沙劉黃二君獨遠。而
爲數較多云。同治元年季人日。謹記。命男萱書。

保節堂記

敬寡屬婦始見尚書梓材篇而寡謂微劣故與婦之與懦對舉
卽大田詩之言寡婦始夾此義非謂嫠也惟無逸篇之惠鮮鰥
寡旣寡與鰥並而孟子言無告之四民又疏曰明之秦漢曰來
遂曰寡與婦連綴爲稱矣顧文王仁政所先而周家令典不著
其灋雅詩所詠則遺秉滯穗俾自取利而已其實寡之當卹視
鰥孤獨殆有甚焉邑季廉郭君懿文董事灋源廟旣清釐積弊
重葺荒宇集眾君子議曰廟故有田屋歲入近千緡雖有常支
惟節允汰浮可養數十嫠婦則皆曰善然尙有逋欠三千餘緡
募之償也曰諗於余余惟邑人好義歷有善舉嬰有育老有養

寒有衣病有藥。浮屠路幣有樵。已瘞故能澹灾眚。返麻祥往者。
寇至卽退。傷夷不多。義與誓之效也。嫠之弗恤。抑缺典也。乃爲
籌歎。彌縫其闕。已成厥美。卽庠爲堂。名曰保節。於是諸君子酌
條約。具公牘。申其事於上。臺丞箬爲令。雖然。此特其引端耳。民
之不番。所時有。費之所限。勸徧給。將見堂大而堂外之人。延跂
待澤。且向隅飲汰者。夫矢歿靡他。捐生不得。卽視榮廳實命。不
猶乃復荼毒。旣臻霜潤。弗及境類。施殊其有說處。此邪。雖然。治
法出乎治人心。誠求之。邇在邇矣。邑故地大物博。商旅湊聚。世
所不足。咸取給焉。甯獨勸已。贍其嫠婦。擴充積貲。慎防流弊。是
在諸君子之維持。於不敝矣。條約別刊。茲不具載。時在咸豐九

季孟冬之吉

遊君山記

并詩

同治建元之六季歲在強圉單閼長歲肇節氣清景和汝懷從
長沙泛洞庭已遊乎君山七人中惟吳安縣人會數至山餘皆
未曾到者乃從數百里數千里外會合爲一日之遊始有數焉
非偶然也先是郭伯璞得劉孟容書謂當從鹵安歸至岳州約
往會伯遊事余已歲暮風雪將至弗之許而孟容夾牽於軍務
不果來至是伯璞復得孟容漢上書申舊約屬有刻書之役日
不暇給而重違交朋意且恐勝遊之終成虛境也伯璞復買舟
來返甲申朔會於羅漢莊越二日抵岳而孟容未至亟招吳安

遊譙於岳樓城陵之間而吾邑秦龍陽陳兩孝廉與湖口高進士適司筦稅迭爲東道主時天姓氣暄汗漬腋背及孟容至之明日登舟往遊則風濤大化雲霧晦冥十二螺髻者不復可見矣道書稱君山爲十二福地圖經言昆山不受穢惡又言山靈常曰惡風濁浪拒人崇勝寺旁山名有緣謂有緣者方得至也已見證聞意古語非虛下性者且廢然思返也不得已從吳安至城南呂僊亭酒殽備具飲至夜分各舟已泊南津不得達遂宿亭上劉郭同榻兒萼與建昌陳生同榻而余與吳安抵足談至旦併僦從皆得臥具焉既明起望湖光漸朗亟趨南津飯舟中分途鼓枻曰逢山下踰亂石入徑登九江樓吳安羣從退庵

近歲所勅造也。樓踞高地，遙對僊亭。峯岫左右翼之，林木鬱蔚。湖水外環，景象特勝。於是右陟軒轅臺，址尋斑竹巖。左出僧寮。宋咸淳二鐵桶在焉。再由桺毅井，訪一如墓，稱據其上。枝柯糾結，若僧所指。秦皇赭樹者，其木爲杏，雖不必果，經虐燄，火不能測其歲季也。又左出田畝，憩崇勝寺，還至鐵桶處。吳宴復具酒飲客。然古稱山中常有酒香，湛盞遺樂，巴求得而方朔竊飲之者，今則沽酒市脯，山皆無之。山經亂後，棟宇多燬，稍有補葺，不與簪符。初入時，薄靄微暄，最愜遊趣。脯後天陰，雨點聞仝，故不及拊山之背。然竟得爲一日之遊，則夷忝矣。山距城十五里許，百南北過舟如織，而至者卒眇。卽余與吳宴期者屢矣，迄不克。

踐若孟容伯瑛方有四方之事。又皆衰希文先惠後樂之志。或
擬秦隴或臨粵嶠。何自與山中人作緣。乃數月之間併集此山。
與山澤臞竹杖芒屨相尋於艸樹迷離煙雲變滅之外。已遂余
與吳客朋舊之私。此豈秦粵之民願望所及哉。要之有數存焉。
非偶然也。是日辛卯同遊者朱君鐵橋。夾自陝歸而高陳秦三
子牽於事不與。吳客屬余爲記。并繫以詩。

鬱盤絕據依靈境。孰開闢雲根。託蛟窟洪波日。蕩滌蓬壺方縹緲。
金焦遜菊魄。茫茫水無際。何自接山廬。端非禹功成。偉此造
化力。神山風輒引。俗士阻遊述。往歲北遊還。張帆未停息。再季
瀟煙鬢。翩飛羨羽翮。蕭辰欣結集。把臂快登陟。高樓蔚懸厓。檻

納水天碧東亭嵌古樹梢截膏不瀝縣林入夏茂異艸自古積
貢茶試初焙稚橘莽新植邇迤經陂陀夷曠忽阡陌蘭若替時
富近付秦儼赤無爲悵積落所得在幽僻林雨點衣袂弗獲窮
所歷聊償向平願嘉貺固天錫吳安實東道邀款遠來客相與
郭與劉題詩勒巖石

桌葉樓記

綠漪艸堂東垣迤北而鹵叢篁攢簇盈萬老樹數十掩出叢竹
之上其拔地倚天蔽虧日月掩出眾木之上者則二百餘季古
桌也奚已知其季也其上復有一桌枝幹未及古桌之半自我
生有知卽見之則夾歷歲百餘二桌相距數十莖乃有層樓起

乎其間。鹵面艸堂。一桌若相翼蔽夾持者然。葉發成陰。左右交
蔭。若爲蓋覆。葉脫則積瓦縫不可汎埽。此樓所由名矣。艸堂故
有樓於堞上。闢南窗。別遠岫而臨廣野。邨落溪樹相暎如畫。已
弄藏書畫榜曰虹月。及收儲漸廣。樓不足。已容常有壓墜之患。
樓上下。故元學。往客至輒輟講誦。僮稚夾多於往時。當曰次授
讀。人與事皆宜拓室。已爲舒屨。則每對大桌而凝然。已思然。懼
興土木費歎。而時會不屬。募之舉也。當意匠締構時。未已告於
家人。男萱婦阿周侍。大艸堂東望。桌下因言嘗於宵寐中見東
隅樓閣墜然。旁舍傭夫相聚篝火。如有宿客。荷池蓼葉正懸。池
故種荷。在卅季蒔渠幼時或曾見之。而已夏篝火何也。然訝其

如有朕兆而作室之志益堅每歸休家術則率老傭張如隆闢蒙翳大阯定基使購材木瓦暨已待如是者積有歲月及歸女於郭之歲偕室人自省會歸則樓已突兀在望矣實同治九年歲在庚午十有一月中經始越月而遂成也先世曰乾隆辛亥冬自鹵衝遷今厓越嘉慶庚申於宅東偏作書塾二楹曰課伯仲諸兄而又誅茅荒區爲小圃裸植卉木蓼果諸兄先後徙宅汝懷獨厓之曰水竹相映顏之曰綠漪園夾以名堂而未嘗作記曰紀先德然依倚數十季閒究無一日忘祖與考營造之贍畱貽之學予小子得曰涵濡典籍歟老不廢實惟堂之利賴斯樓雖增其式廓而余之得厓此曰涵濡典籍者知復有幾時是

所望於後之撫此樓者之不負此樓也。抑吾聞之，櫟堅木也，有力之材，有慄之義，力則任重，慄則持久。雖所歷春秋過多，其猶有與此樓相維於不敝者乎？

檀舫記

將伐檀，曰爲舫乎？則檀方斲其枝柯而不可用也。將牽舫，曰就檀乎？則舫且固如盤桓而不可動也。檀非實之河干，舫則行於陸地。若是者何哉？廬東偏屋與山接處，舊有小阜，始植桃李，紫薇黃楊繼之，已皆謝去。則擬平其阜而屋之，而檀冗山邊，蟠根糾結，匠欲去之，主人固執不可。則冗檀於室之南，北隅而穴樓，與瓦出樹梢，曰受生氣，其根之行於地中者，則已遠出屋外矣。

客臘還家小舟局促歸休此室則廓乎有容而意象恍若巨艦
窗扉南啟掩映羣山又若江景之迎遠目也遂曰檀舫顏之越
夕宵寐中得句云清宵遠簾流千里獨客閒吟動又更不知所
謂憶昔壯盛時出遊東至潯門復由白下曰歸湘中舟冗稍久
其後冗章江蠡湖舟中者歲餘自此不復遠涉將二十季矣今
益老憊不能再涉險遠則惟冗是舫佗臥遊而已所謂遠簾千
里者乎而誦伐檀之詩則又凜然於君子繫簪之戒矣光緒五
季正月